

發掘香港體育文化

源於奧運 李漢源

國際性的大型體育賽事如奧運、世界盃、亞運會等等，內容本身就極具吸引力，加上4年一屆的周期性，每屆均讓觀眾引頸以待。體育節目屬資訊新聞類，大眾對於這類新聞往往求知慾十分強，希望可以獲得最快最多的賽事相關資訊。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乘着衛星電視技術快速發展，香港觀眾已可收看大量外國直播賽事，包括意大利足球、英超、德甲等等。1982年西班牙世界盃更是首次全賽事直播，由免費電視購得版權，因此全部免費播出；分組後期同時兩場比賽時，翡翠台與明珠台分途播放，可謂體育節目黃金年代。當時首個體育雜誌式節目《體育世界》及《球迷世界》應運而生，體育賽事難與劇集、綜藝競爭時段，頻道又少，常淪為「二等節目」；但當偶爾有重要賽事時，收視會比劇集更高，甚至能在黃金時段播出，深受歡迎。畢竟那是廣播年代，電視台決定播什麼，觀眾就看什麼。

到1979年底，ESPN在美國成立，開創24小時體育窄播模式，觀眾接受按月付費收看高品質內容，加上衛星傳輸，ESPN迅速國際化。窄播概念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傳入香港，政府

發出收費電視牌照，有線電視於1993年10月31日開台，雖然這表示觀眾開始可主動選擇節目，但因為需要付費，該年代大家仍未習慣要付費收看电视，所以免費電視的優勢仍是無可取代。

自2002年日韓世界盃起，香港免費電視再無完整世界盃轉播權，只能獲分配開幕賽、兩場準決賽及決賽，共4場，即使如此，每屆世界盃都能吸引一眾球迷甚至非球迷更抵夜收看，可見其吸引力。而相較只播4場的世界盃，同樣4年一次的世界盃大會則規定免費電視至少要播放200小時賽事，但香港近兩屆則由政府購買版權後全港電視台均可免費播放所有賽事，其效果有目共睹，這兩屆奧運全城沸騰，全香港都被奧運狂熱淹沒。

商業社會競爭難免，大型體育賽事的吸引力令其成為電視台爭奪的焦點，部分傳媒為要追求獨家而將資源過度傾注版權，令製作經費相對減少，做出來的節目便相對平鋪直敘，波瀾欠奉。無可否認奧運、世界盃吸引力最大，但其他體育項目其實也有忠實觀眾群，如果傳媒人能夠以創意包裝、推廣、宣傳，讓本地及小眾賽事同樣吸引眼球，甚至能造就出香港獨有的體育文化，這就要靠體育製作人們用心發掘與呈現。

百家廊

劉中華

琴台客聚 伍采果

認識劉志強，是因為他在幫我的老友做一部電影的後期剪輯。在老友位於大亞灣的工作室見到劉志強時，他剛從惠東雙月灣觀光回來。彼此耳聞已久，見面握手寒暄，我從他中氣十足的富有金屬質感的說話聲，從他精幹結實的身架以及敏捷有彈性的動作，完全感受不到他在幾年前曾做過肺部腫瘤手術的絲毫跡象。他的眼神清亮得像水洗過的秋星，讓我覺得這是一位可以坦誠交流的人。儘管他當時慢條斯理地要去做拌麵當晚餐。

軍人家庭出身的劉志強生於南京，少年在江西度過，到呼和浩特市完成大專學業後被分配到國營外貿公司，公司改制後應聘進入另一家大型國企，直到一年多前退休。走南闖北，生活起伏，讓劉志強早早就擁有一份工作，想去見識更廣闊多姿的世界。而下定行動決心，卻是在一個極不尋常的時間節點——躺在手術床上打麻藥之前。做完腫瘤手術至今，劉志強已到過30多個國家旅行。

去年8月初，劉志強駕車從呼和浩特出發，與幾名旅友一起，穿越了從西北到中

原、江浙再到閩粵的十來個省份，攀爬了太行山、黃山、張家界等十幾座名山，旅居了幾十座城鎮。同行幾人中，數他爬的山最高，遊的景點最多，徒步路程最長，而且全程駕駛不用別人替換。同行的旅伴已各自回家，他卻還在漫遊，並又定好春暖時去看婺源油菜花。

知道劉志強術後幾年來複查的身體指標持續正常，我問他是否因常年寄情路上，與變化萬千的大自然親近的關係。劉志強斟酌着未置可否，他獨特的個性與措詞令我一度有些難於將彼此的對話進行下去，然而說到旅途中的攝影，劉志強的話匣子卻被春風掀開的窗，一下子敞開了。我從他緩慢而節制的話語中讀懂了他眼中旅行的真諦——他的旅行不是像多數普通人一樣對生活的逃離，而是經歷生死後對生命的珍惜，因而對時光的認識：他在每一程旅途中去認真屬於自己的時光，去認真這個世界的山川河流、花草樹木、萬事萬物要對他說的話。

這份對世界的細膩感知，全被劉志強裝進了他的鏡頭裏。旅友們在忙着拍名山大川、網紅景點時，他會蹲下來和世界對話，認真放大地面的一株蒲公英，捕捉老牆上的斑駁

春晚走向未來

方寸不亂 方芳

香港新春國際匯演之夜，有花車巡遊、國際表演隊伍、街頭派對，目不暇給、熱鬧非常，然而，觀眾心中若有所缺，怎麼沒有機器人來翻翻筋斗？或許看了春晚機器人的表演，它們也成了我們期待的主角。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機器人來香港表演，這一天應該不會很遠。

四大品牌的「人形機器人」，在今年春晚舞台聯手登場，佔據不少篇章，因而被形容為「2026 機器人元年」。數十台人形機器人連續彈射空翻，高度超過3公尺，突破了人類極限，這是首次亮相「全自主集群控制技術」；此外，耍雙截棍、醉拳的搖晃、平衡步伐，還能按「劇情需要」做出摔倒後自主站起的動作；做家務的機器人，一雙「巧手」撿玻璃碎、夾香腸、疊衣服，扮「撈麵師」起麵、控水連續精細動作，表現極高靈活性和實用價值；更有表情、呼吸的機器人，協同真人表演喜劇，徹底擺脫傳統機器人的僵硬感。

可以說，春晚為機器人品牌提供了展銷平台，帶來了極高商業利潤；資本市場看好科技板塊的發展，本港投資界、股評家都呼籲投資者關注。

以前演藝明星視春晚一席位為最高榮譽，為的是在全國打響知名度，帶來商演機會，現在大量機器人的登場，猶如一場科技秀，蓋過了演藝明星的鋒頭。然而，有部分海外媒體和華人，卻是比較懷念昔日文化春晚的年味，正因為遠離家鄉，身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海外華人過春節，只能在本土華人社區感受氣氛，年夜飯圍爐看「春晚」是他們的重點節目。他們熟悉春晚的小品、相聲，感受家鄉年味，在藝術家、明星的演出中得到文化慰藉。

中國人形機器人的發展，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醫療手術、深空探測、個性化陪伴，都是可見的未來。春晚表演不僅是一場科技秀，更像是一個被提前兌現的「未來」，在傳統文化與創新科技的分水嶺，「春晚」也需要走向未來，時代的更替，已無可避免地來臨，有外媒說，想知道未來十年世界是怎樣的？去看中國春晚的重播。

宇樹科技創辦人王興與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現階段機器人技術跟十歲小孩相近，每年都在進步，但大規模應用還需時間，快則3至5年。要看「孩子們」如何進步，你還會錯過明年的春晚嗎？

中國人重視新年，年初一至初三都放假。中國人思想很講意頭，一年開始都是希望樣樣有個好開始，例如，搶上頭炷香以表誠心，求來年一切順利；年初一食素減殺生之罪，不可以用利器，避免受傷；不倒垃圾，恐怕拋掉財氣，因為古人認為有錢人家才多垃圾。新年見到人都要講聲恭喜發財，無人想新年第一日見到黑面神，收利是也為討個好意頭。

身邊長輩新春期間最想見到氣氛熱鬧，在電視機前看到春晚節目聽到主持人一聲聲美好祝福句倍感親切和高興，對有些人來說電視台春晚其實很有價值。

今年春晚，忙新年事務無法看4小時直播，央視很快安排重播，看重播不禁覺得如此高水準的盛大晚會只有央視才做到。他們的心血怎能浪費？一定要認真欣賞這場盛宴。

有年輕人認為看春晚有點老土，其實是年齡和心態的分別，當你有家庭、有兒孫時就希望食完團年飯一家大小坐下來欣賞，一齊笑下、讚嘆下那位表演者好，批評下哪個差，有共同話題，是一種難得的共處時光，要感謝中國人特有的新春團圓的傳統。

馬年春晚舞台上，人形機器人完成高難度集群協同，AI光影打造出夢幻花神，科技的加持讓屏幕前的觀眾直呼震撼。去年春晚《秧BOT》的人形機器人很多人覺得只是一個「大玩具」。今年春晚，數十個高矮不一的機器人在不同節目中靈活演出時，更多人開始意識

七嘴八舌 小臻

到，這一年機器人進步這麼快。春晚讓祖國科技的日新月異具象化。

本人看春晚不光看哪些藝人表演精彩，最重要看節目編排上花的心思，節目內容的選材足以反映出時代脈搏，恍似總結這一年社會發展的成果，簡直是記錄社會發展歷史。

春晚完結後，網民討論的焦點是機器人會要功夫、唱歌失水準的歌手；其實，這種主題宏大的晚會就不應該安排純個人的獨唱環節，歌曲與晚會主題不協調。AI科技加持春晚成為焦點是必然，帶來的驚喜是大家沒想過機器人如此靈活「好身手」可以同人類對打。有人說，春晚讓國民感受到中國智能浪潮滾滾向前。

當然知道《武BOT》是輸入人頭腦思維，模仿人的要拳動作。機器人既然可以模仿人要功夫就能做一些高危工作。坦白講，不欣賞什麼工作都找AI代勞，特別是文字工作，長期不用腦會令人腦退化。然而就期待機器人能幫助做危險工作，最簡單的就是清潔大廈外牆、玻璃窗、清潔渠，若有小型機器人幫手，工人姐姐不用因此出事。清潔大廈外牆肯定省卻不少費用，減少搭棚工人跌落地的意外，香港連維修分體冷氣機都要搭棚，太麻煩。未來愈來愈多玻璃幕的高樓大廈，清潔問題成為一大工程。

當機器人學會更多功能，能做更多家務，能解決生活問題就是造福百姓，硬核科技便有了更多的溫暖底色，這才是市民大眾期待的科技與人文雙向奔赴，體現了一個真正的現代化中國，一個令人民幸福，強大的國家。

期望機器人解高危工種

福與靜

「連生貴子」「添丁發財」這8個字揮春，至少20年未見過了，今日大家最常見的還是「身體健康」「心想事成」「工作愉快」。

生育率連年下降，政府鼓勵生3個，年輕的新婚夫婦似乎並未積極響應，反而單身男女新養3隻毛孩多的是，也見過無兒無女一對中年夫婦，為他們心愛的毛孩貼過「寶貴平安」揮春。

不知大家日子好過還是已無所求，新春貼的揮春大都一張起兩張止，有個同學的書法家父親，從來不貼揮春，多年來還只貼一個大福字，奇在這福字完全不是他本人風格。他屬於新潮那一派，但是為人並不新潮，而且十分傳統。那年他農曆正月十五出生的女兒18歲生日，亦是烹飪高手的書法家父親，說要自己親自下廚，叫她帶幾個同學來湊湊熱鬧，大廳當中掛着的福字，筆畫端正肥潤，跟左右旁邊其他的行草作品筆路完全不同，書法世伯看我們凝視着這福字，知道我們奇怪他這個福字為什麼這樣寫，便主動為我們講解一堂書法課。

福見汀州春意濃

馬踏神州國運盛，福見汀州春意濃。汀江的水波揉着臘月的暖陽，漫過千年古城的青石板，三元閣的飛簷翹角間，漾開馬年新春的福韻。立春已過，2026的春風拂過客家首府長汀，以「福馬當先 福啟新程」的美好祈願，將八閩福文化與客家民俗揉成一縷年味，在蒸飯歲的氤氳香氣裏，在刻紙籠燈的光影流轉中，在開城禮的莊重鼓點間，鋪展一幅福滿汀州、春啟新程的新春畫卷。

長汀的年，是從入界的煙火氣裏開始的。臘月過半，千家萬戶的院落便忙了起來，洗曬的被褥在汀江風裏漾着暖陽，磨漿蒸糕的甜香漫過街巷，擦窗掃屋、貼紅封歲，把對福運的期許藏進每一個細節。每年除夕的廳堂最是溫暖，蒸好的歲飯盛在青花碗裏，飯上擺着紅棗桂圓，取「歲有餘糧、福壽綿長」之意，一家人圍坐食年酒，燈火通明點歲火，長輩把紅紙包遞到孩子手中，應歲的不僅是年歲，更是客家兒女代代相傳的和諧與溫情。正月初一的吉時，大門輕啟，一聲「開門大吉，方方得利」劃破晨霧，鞭炮聲裏，福馬踏春，新程啟幕，這是長汀人刻在骨子裏的儀式，把對新年的祝福，融進開門見福的期許裏。

福馬當先，是福文化與客家文脈的相融，是千年古城的新春新韻。三元閣

下，非遺漢劇團演繹着「敬起城門恭迎貴賓」的莊重，魁星點斗的祈願裏，藏着汀州重文尚學的文脈傳承，城門旁的「客家鴻運五花馬」立體造型，以客家紋樣勾勒馬的俊朗，福字綴身，馬踏祥雲，成了古城最亮眼的風景。臥龍書院的光影裏，《文脈汀州》秀將千年客家史揉進流光，文昌閣的燈火與汀江的波光交相輝映，客家童謠《月光光》的曲調繞着飛簷，開筆禮的硃砂啟智，把福運與文運繫在孩童的眉間。汀江之上，無人機鰲魚花燈巡遊勾勒出「一江煙火映客家」的詩意，太平橋下的萬燈祈福燈會，一盞盞花燈映着遊人的笑靨，福字燈、馬形燈、客家紋樣燈，在夜色裏匯成福的星河，伸手觸碰，便觸到了汀州最濃的年味。

福啟新程，是客家民俗裏的生生不息，是非遺傳承中的福暖萬家。童坊鎮的彭坊村，刻紙籠燈的刻刀在彩紙上起落，七旬匠人張廷玉的指尖，三百年的非遺技藝在馬年新春煥發新彩，竹篾紮骨，素紙為衣，刻刀鏗出的花鳥瑞獸、福字祥紋，在燈光裏漾着溫柔的光。一盞刻紙籠燈，要經紮製、鏤刻、裝裱數十道工序，客家兒女以耐心磨匠心，把福運刻進紙間，紮進燈裏。元宵的駁燈儀式最是動人，各家各戶製作的龍身匯聚廣場，首尾相連成百米長龍，不分宗族、不論姓氏，村民們協力舞動，鑼鼓

行者劉志強

光影，抓住天空的最後一抹橘紅……大家都在拍「好看的」，劉志強卻在拍最真實的。他給我看他拍攝的雙月灣——高樓林立間那兩灣藍色的海水，在他的鏡頭下，一半是清冷的寂寞，一半是本真的人間煙火。劉志強最打動我的那幅作品，是他不久前在英國旅行時到牛津大學拍到的幾棵樹下兩個陌生人的身影。每一張照片都是劉志強與這個世界的溫柔對話和思考。兩個身影令劉志強認為「牛津之所以成為牛津，成為人類智慧騰升的『巨鎮』，正是因為允許並尊重每一個人追求真理的方向不同，即使是背道而馳，所以人類智慧的火花才不斷在此迸發。」

這位常年在路上的行者年紀並不小，卻還藏著一手流暢的影像剪輯本事。問起來，都是退休後自學的，原是為了整理自己記錄的旅行片段，沒想到最後卻恰巧以自己的技術幫了旅途中相識的我老友的忙。

到了劉志強的晚飯時間，案板上的蔥花飄着香，熱鍋在一旁咕嘟咕嘟冒着泡。手機屏幕上還放着雙月灣旅行片段，海浪拍打着沙灘，笑聲在畫面裏漾開。窗外，大亞灣的夜色正濃，而這位行者的心裏，永遠裝着下一站的晨光。

訪吳志華館長(下)

「你知道嗎？我們的觀眾平均年齡只有33歲。」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2月中旬接受我和團隊的採訪時說道，語氣裏藏著一絲驚喜。

過去，博物館常被視為「老人家去的地方」。但在香港故宮，放眼望去，盡是年輕面孔。「他們不是來打卡拍照的」，吳志華認真地說：「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對文化的熱愛很深。他們會花兩小時細看每一件文物，會回來二刷、三刷，會追着開展覽背後的故事。」

這種熱情，讓吳志華重新思考博物館的使命。他曾在政府康文署工作多年，見證了博物館從「學術象牙塔」到「公共空間」的轉變。「以前我們只管藏品，現在我們要管觀眾的感受。」他說，「文化不是擺在那裏讓人看的，是要走進人心的。」

所以，他帶著團隊走出博物館。最近，他甚至出現在香港寵物節上，在貓狗的世界裏注入文化藝術元素。有人問他，博物館和寵物有什麼關係？他說：「文化無處不在。當人們帶著寵物來玩，突然發現這裏也有文物、有故事，那種驚喜，就是文化的魅力。」他稱之為「將商業文化化」。以前害怕文化被商業稀釋，現在他主動擁抱跨界合作。「文化要活着，就要走進生活。」

這份理念也體現在人才培養上。香港故宮的團隊來自五湖四海——香港、內地、台灣、歐美。「一個多元的團隊，創造力才強。」他說。但更重要的是下一代。他們有大學生專業培訓計劃，培養修復、策展人才；有文化大使計劃，讓年輕人在一年半載的課程中，愛上文化，甚至將它視為終身職業。「香港有頂尖的大學，有國際化的博物館，我們可以成為未來的文博人才培訓之都。」

吳志華自己也是這條路上的行者。2019年，他放棄穩定的政府工作，加入還在籌備中的香港故宮。「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他說：「不是因為職位高低，是因為我知道，這座博物館可以為香港、為國家做一件事——讓中華文化走向世界。」

如今，這座博物館已經接待了超過350萬觀眾。最近，荷蘭的一家國家級博物館館長來訪時說：「你們的專題展，水準堪比我們的常設展。」吳志華聽了，沒有驕傲，只有欣慰。「我們立足香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這不是口號，是每一天的工作。」

新的一年，9個展覽即將登場。吳志華站在博物館大廳，看着來來往往的年輕面孔，輕輕說：「我希望他們進來時是一個觀眾，出去時是一個朋友。帶著故事離開，然後，有一天再回來。」



福則是福，靜則未。作者供圖